



支子

一二三

□ 13  
2995  
1





口 13  
2995  
1-3

門 口 13  
2995  
1

南溟先生考

千里必究  
不許翻刻

# 文子

東都

勉勵堂  
文英閣



文子序

夫書傳言者也。言載道者也。道之  
紹介。舍是何適。然而非本乎上世  
而來。何言之貴乎。唯上世者。以上世  
而視焉。斯會乎以統。而經緯本末  
覩矣。一失於經也。人或益之。人或損  
之。則奚在紹介。是所以古今之分裂





也。而今欲檢之乎。古言述於傳。今言建於已。玄鑑不可違也。唯道者本于大。故其言亦大也。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蓋見大而弗視細。故其言亦標本古。而脫晒於今。天網恢恢。非漏非疎。通暢于一而不細。庸道家之言曰。道者不言。言而非也。茲非

弗言。不言者微言而已。雖則終日盡言乎。非言之古之人。唯之慎。自春秋禮樂之言。敗矣。立言恐睢。冰炭錯紛。媒孽於詭道。萌育於恠說。亦皆忘源流。出而沒溺於滔天之沉濫。而歧言放紛。此其建言而自封已。竟以失於所傳來矣。是故先秦之



時。韓子荀子之傑焉。亦皆建言自  
已。先秦旣然。况兩漢乎。於是乎至司  
馬晉之代也。繁言浮揚。爭而不相入。  
蓋非勢相反。時世之使然也。唯夫文  
子乎。親養學老子。而文言在耳者  
而已。敢弗已。其有佐於治化也大也  
矣。可以不尊信之歟。其距今也千

有餘載。而莫省人知之者也。掩藏  
湮晦。終為僻書矣。僻之味。鹹澁芳  
臭。易於所染。則湛溺不可救。且涇  
以渭濁。先秦之時。旣有偽道家為  
眩曜之說者。而後人羨其詎。以為  
真也。故班固之傳道家也。謂之放  
者。懸之可證焉。又淮南脩務訓曰。



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足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未贍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縣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意不得入公道。

嗜欲不得枉正。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推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云。可知今之道家者。流稱自然虛無也。徒至持虛無而廢事務。則南北異轅。實道家之罪人也矣。而後千有餘載。寔於古義也。燭火掩日月焉。悲哉。



近剗刷氏持文子來乞梓之乃  
與予素志符焉遂考閱之姑論  
所以文子之為文子者以序  
寶曆丁丑之冬十一月

東都 江忠固序



按文子姓辛名鉞一名計然葵丘濮上人也師  
事老子楚平王問曰聞子得道於老聃可得聞  
乎對曰道德匡邪以為正振亂以為治醇德復  
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  
堯舜是以昌桀紂是以殃王曰敬聞命矣後南  
遊吳越范蠡師之越欲伐吳蠡諫曰臣聞之師  
曰兵凶器戰逆德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  
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不可句踐不聽敗於夫椒  
後位以上大夫弗就隱吳興餘英禺山相傳以



爲登雲而升。按寰宇記吳興志俱載餘英東南三十里有計然山。越大夫計然嘗登此山。籌度地形。因名焉。今山陽白石頂通玄觀。乃故隱處也。其紫雲關。昇元觀。卽古常清觀。宋乾道間。改賜今額。山之半。有曰登雲石者在。著文子十二篇。唐封通玄真人。書爲通玄真經。

文子讀法  
一。文子上世之書也。故讀者可以上世而視焉。弗可由後世之讀也。文子之爲言也。坦易淳朴。其義亦通暢明白。而至其深奧。則徃徃有不易曉者。蓋不得於辭也。奚能明於義焉。後世之學徒。多遺辭而立義也。其辭與義溥焉。而辭以世而移者也。故世而視之。古今之變。自覩矣。不審於古今言也。奚在讀書。古來讀文子者。不以世而視焉。是以其讀文子。亦惟



以爲平平坦坦。道家之常言也。廢棄之如脫屣也。皆不知道德之本源。故爾。夫古之道家者流。固明禮樂造業之義。而羽翼治化者也。夫聖人禮樂之教。經也。道家之虛無自然義也。經義立而德不孤。禮樂者。不言之教也。虛無者。道之言也。此上世道家之本基。而末學庸詎之徒。誕謾淆亂。或以輓近。或以習聽。竟不知道德與禮樂並行也矣。此非予之私言。古人徃徃言之。以昭惑。而習敝爲厄也。故漢

書藝文志曰。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自守。卑弱以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堯之克讓。易之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樂。兼棄仁義。可見古之道家。與後世之虛無自然。且專封己之說。大相悖焉。可謂班固氏能知古也哉。後世不明乎古義也。故虛無爲空無。自然爲任物。而放縱自恣爲高矣。則班固之所謂放者爲



之者也。蓋虛無者。人君之度也。以是能容受萬物。而人材盡舉焉。自然。因萬物之自然也。非自居於自然。文子有自然篇。其義異於後世道家之說也。其要謂天地萬物皆因自然也。故曰。金木水火土。其勢相害。其道相待。故至寒傷物。無寒不可。至暑傷物。無暑不可。故可與不可。皆可。文子之言自然。是也。愚謂寒暑不可相無也。寒自所寒也。暑自所暑也。相待而為用也。弗可相易而為所也。猶左右。此

之謂自然。此非臆見。文子淮南子關尹子等之說。皆爾。唯後世不由古轍。別造一家言。以虛無為空無。以自然為自放。班固所謂放者為之。而廢棄禮樂仁義者也。故淮南備辯之。其論破放者之說。而訓古之自然虛無者也。言見于脩務訓。可考之。至後世。而郭象之徒。亦皆自放自俗之說。而非虛無自然之本旨也。不可從。予故曰。讀文子者。當以上世而視焉。蓋詳於古。辭古義之謂也。不可不知焉。



禮樂中。有道家之一官也。予得之班固氏之說矣。退而證之古書也。歷歷可徵焉。因抽引其言。以破世之敝濛爾。禮記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行。是知禮樂中。無道德之教。則何及此之言乎。仁義道德與於我道之一端也。明矣。又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節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可見道德之教。一民俗者也。則老子所謂居素抱樸。令之有所屬也。然王弼解。以爲抱素樸。

以使。人屬之。此自脩之事也。老子豈專明自脩而已乎。言言皆爲治化也。予則謂。居素者。居素德於位也。是以人皆抱樸質。此使天下之人。而屬於素樸也。如王弼解。不鮮居字。而亦後世以自脩爲貴之鮮也。不可從。且夫按禮記註疏。不知道德之義。故道訓履行。以爲齊一所行之道。以同國之風俗也。甚強鮮。不知而爲之鮮者也。曲禮所謂道德仁義。亦窮解其言曰。道者通物之名。德者得理之稱。甚



臆說。不堪捧腹也。此皆不知古之道德也。故以道德為異端。則窘於其解矣。而妄說而已。道或為通物之名。或以為道履踏而行。兩說不同。任口而辨之。胡為無特操乎。且德者得理之稱。此解自德者得也來。然德者得也者。自禮樂相得來。其說具於樂記。其義予所著滄浪緒言。審諸今。不具辨。據王制。則道德之官。屬司徒之下也。昭昭可證焉。此義古來不明者。無他。世與言移。時之豪傑風靡一世也。

皆為時師被敝濛也。今古淆亂。於是乎。文子淮南。子貢易傳等之書。遂為覆醬矣。獨淮南流行。亦為道家之雜言。而蔑如焉。古義之廢絕也。坐是故爾。以今而賤文子也。且故舉古一今所傳老子經。惟道德一篇。便所授令尹喜者也。他有道原。精誠九守。符言。上德。微名。自然。下德。上仁。上義。上禮。種種。目而具於文子矣。然千載不傳者。則漢已下諸儒及道家者流。皆崇空無而蔑如文子故爾。今欲見道家



之全者。舍文子而何取。而今為僻書可嘆哉。  
一。文子湮晦久矣。脫漏不可考。吾之黨有抄華  
本者。考訂之。華本亦有可疑者。而無他可考  
證。姑從所抄底本也。冀博物君子是正之。遂  
以授梓也。蓋為洗文子千載之冤也。併附讀  
法。亦恐讀焉者。以今而視文子也。且姑舉古  
義之要。而以示諸。其詳不可毛舉。讀者宜識  
古之道德會萃乎此書也。

東都古江忠園著

文子目錄

- 一卷 自然篇
- 八卷 道原篇
- 二卷 辯明篇
- 十卷 精誠篇
- 三卷 土斷篇
- 六卷 九守篇
- 四卷 貴顯篇
- 五卷 符言篇



五卷

道德篇

六卷

上德篇

七卷

微明篇

八卷

自然篇

文九卷

下德篇

十卷

上仁篇

十一卷

上義篇

十二卷

上禮篇

文子目錄終



文子目錄

道德篇

六卷上勤篇

十二卷德篇

七卷上義篇

十一卷明篇

八卷上仁篇

十卷自然篇

九卷下新篇



文子卷一

道原篇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窈冥冥。寂寥淡漠。不聞其聲。吾強之為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油油。冲而不盈。濁而靜之。徐清而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



之翔。星曆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古者三皇。伏羲神農。黃帝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不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竝應無窮。已雕已琢。還復於樸。無爲爲之。而合乎道。無爲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同乎和。有萬不同。而便乎生。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殯。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

子不孤。婦人不霜。虹蜺不見。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天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收藏蓄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忽兮恍兮。不可爲像兮。恍兮忽兮。其用不詘兮。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老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淡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車。四時爲馬。陰陽爲御。行乎无路。游乎无怠。出乎無門。以天爲蓋。卽



無不覆也。以地爲車。卽無不載也。四時爲馬。卽無不使也。陰陽御之。卽無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照見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而取之。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厲其精神。偃其知見。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老子曰。執道心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化。無不應也。百事之變。無不耦也。故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之形象也。虛無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鑑也。柔弱者。道之用也。反者。道之常也。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累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不與物雜。粹之至也。不憂不樂。德



之至也。夫至人治也。棄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捐其思慮。約其所守。卽察寡。其所求卽得。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卽外能牧之。中之得也。五藏寧。思慮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返。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治。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則天下得我矣。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知大已而小天下。幾道矣。故

曰。至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也。夫道者。陶冶萬物。終始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濶闊廣大。不可爲外。折毫剖芒。不可爲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總名也。真人體之。是以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至德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真人者。大已而小天下。貴治身而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隱其名。姓。有道卽隱。無道卽見。爲無爲。事無事。知不知也。懷天道。抱天心。噓吸陰陽。吐故納新。與陰俱



老子卷一  
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俛仰。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所怒。萬物玄同。無非無是。夫形傷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究而神杜。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真人用心。復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其寢不夢。覺而無憂。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容。道將爲汝居。童兮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真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

無心所謀。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老子曰。夫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知時者無常行。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知。知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者。非藏出也。多聞數窮。不如守中。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出於外。不能反也。而天理滅矣。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



故通於道者。反於清靜。寃於物者。終於無爲。以恬養智。以漠含神。卽乎無門。循天者。與道遊也。隨人者。與俗交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是以處上而人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服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與之爭。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常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穢。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靜。原人之性。無邪穢。久湛於物。卽易易。

而忘本。卽合於若性。水之性欲清。砂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已。是故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其爲樂不忻忻。其爲憂無惋惋。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也。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所以然者。牽於物欲。而繫於俗。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清靜者德之至也。



柔弱者道之用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三者行。卽淪於無形。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無止。合於天下也。布德不已。用之不勤。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無。實無於虛。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

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故一之理施於四海。一之解。察於天地。其全也。敦兮若樸。其散也。渾兮若濁。濁而徐清。冲而徐盈。澹兮若大水。汎兮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准循繩曲。因其直。直因其常。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暗。驚怖爲狂。憂悲。焦心。病



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卽合於神明。神明者。得其內也。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強。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匱。無所太過。無所不逮。天下莫柔弱於水。水之爲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淪無涯。息耗減益。過於不訾。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無私。好澤及蛟。蟻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旣。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擊之無創。刺之無傷。斬之

不斷。灼之不薰。淖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无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淖約潤滑也。故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類之大宗也。其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茫乎大哉。不言之教。其化廣矣。夫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唯心行



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老子曰。夫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所謂至弱者。柔毳安靜。藏於不取。行於不能。澹然無爲。動不失時。故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卽剛。積弱卽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強勝不若已者。

至於若已者。而格。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卽滅。木強卽折。革強卽裂。齒堅於舌。而先斃。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堅強者。死之徒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夫執道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則。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所謂後者。調於數。而合於時也。時之變故。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日迴月周。時不與神遊。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尺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故聖人隨時而舉事。



因資而立功。守靜道拘雌節。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功大靡堅。莫能與之爭也。老子曰。機械之心藏於中。卽純白不粹。神德不全於身者。不知何遠之能懷。欲害之心。忘乎中者。卽飢虎可尾也。而況於人乎。故體道者。佚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所守也。故能因卽大。作卽

細。能守卽固。爲卽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爲治者。苦心而無功。任一人之材。難以致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循道理之數。因天地自然。卽六合不足均也。聽失於非譽。目淫於彩色。禮稟不足以效愛。誠心可。以懷遠。故兵莫惜乎志。鎡錡爲下。寇莫大乎陰。陽而抱鼓爲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於山。小寇藏於民間。故曰。民多智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者。彼取此。天殃不起。故以



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夫無形大。有形細。無形多。有形少。無形強。有形弱。無形實。有形虛。有形者。遂事也。無形者。作始也。遂事者。成器也。作始者。樸也。有形則有聲。無形則無聲。有形產於無形。故無形者。有形之始也。廣厚有名。有名者。貴重也。儉薄無名。無名者。賤輕也。殷富有名。有名者。尊寵也。貧寡無名。無名者。卑辱也。雄牡有名。有名者。章明也。雌牝無名。無名者。隱約也。有餘者有名。有名者。高賢也。不足者無

名。無名者。任下也。有功者。即有名。無功者。即無名。有名產於無名。無名者。有名之母也。天之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則有名。有名。則復返於道。功名長久。終身無咎。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聖人。自謂孤寡。返其本也。功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爲利。無名。以爲用。古者。民童蒙。不知西東。貌不離情。言不出行。行步無容。言而不文。其衣煖而無深。其兵鈍。



而無刃。行蹟蹟。視暝暝。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  
布施。不求得。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風齊於  
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軻行  
以迷衆。聖人不以為民俗。  
水限於谷。谷限於地。地限於人。人限於天。無  
所效以知其歸。故有歸而歸。有歸而歸。有歸而歸。  
谷。有歸而歸。無歸而歸。有歸而歸。有歸而歸。有歸而歸。  
谷。有歸而歸。無歸而歸。有歸而歸。有歸而歸。有歸而歸。

文子卷一終

文子卷二  
精誠聖人求之其誠。誠者不具其誠。誠者不具其誠。誠者不具其誠。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列星朗。陰  
陽和。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  
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  
和。萬物生矣。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  
恬淡。悅穆胸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  
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寬刑。  
天下莫不仰上之德。像主之肯。絕國殊俗。莫不



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故賞善罰暴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總道以被民。弗從者。精誠弗至也。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誓之不得。

察之不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涌。逆天暴物。卽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故國之沮亡也。天文變。世俗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通。精氣有以相薄。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功爲也。不可以強力致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



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地氣。執冲  
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  
出諸已。能以神化者也。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  
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於天。若乃未始  
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死生同域。不可脅凌。又  
況官天地。府萬物。柄造化。含至和而已。未嘗死  
者乎。精誠形乎內。而外喻於人心。此不傳之道  
也。聖人在上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  
之教。茫乎大哉。君臣乖心。倍譎見乎天。神氣相

應微矣。此謂不言之辨。不道之道也。夫召遠者。  
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能有之。  
故卻走馬以糞。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  
馳陸沉。夫天道無私就也。無私忒也。能者有餘。  
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是故以智爲治  
者。難以持國。唯同乎大和。而持自然。應者。爲能  
有之。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卽  
近。近之卽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是故聖人若  
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萬物不傷。其得之也。乃



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故通於大和者。闇若醇醉。而其卧以游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此假不用。而能其用者也。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明上下。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豫賈。故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

凰翔於庭。麒麟遊於郊。虞羲氏之王天下也。枕石寢繩。殺秋約冬。負方州。抱員天。陰陽所擁。沈滯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其民童蒙不知。西東視瞑。行蹟蹟。侗然自得。莫知其所由生。浮游汎然。不知所本。罔養不知。所知如往。當此之時。禽獸蟲蛇。無不懷其爪牙。藏其螫毒。功揆天地。至黃帝要繆乎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名。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老子



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立。身不寧。是非無所形。是故真人。然後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積慧重貨。使民忻忻。人樂其生者。仁也。舉大功。顯令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疎。存危國。繼絕世。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志意。棄聰明。反無識。茫然彷彿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際。含陰吐陽。而與萬物同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老子曰。神越者言

華。德蕩者行僞。至精芒乎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也。精有愁盡。而行無窮極。所守者不定。而外溢於世俗之風。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知九竅四肢之宜。而遊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游也。老子曰。若夫聖人之遊也。即動乎至虛。游心乎太無。馳於方外。行於無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拘於世。不繫於俗。故聖人之所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也。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觀也。夫人拘於世俗。必形繫



而神洩。故不免於累。使我可拘繫者。必其命有在乎外者矣。老子曰。人主之恩。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其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養民以公。威勵不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恩也。夫上好取而無量。卽下貪功而無讓。民貧苦而分爭。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生。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夫水濁者。魚噉喁。政苛者。

民亂。上多欲。卽下多詐。上煩擾。卽下不定。上多求。卽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故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懷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所修者本也。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內。不能治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精誠發於內。



神氣動於天下也。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皈之，而莫之使烝，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窈窈冥冥，不知所爲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難矣。臯陶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於言者，師曠瞽而爲太宰，晉國無亂，故有貴於見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爲師也。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故人君好勇，弗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功殺之亂矣。人君好色，弗使風儀，而

國多昏亂，其積至於淫佚之難矣。故聖人精誠別於內，好憎明乎外，出言以副精，發號以明指，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惟神化爲貴，精至爲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故君子者，其猶射也。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治人者，慎所以感之。老子曰：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也。故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夫抱真效誠者，感動天地，神踰方外，令行禁止，誠



通其道。而達其意。雖無一言。天下萬民。禽獸鬼神。與之變化。故太上神化。其下賞賢而罰暴。老子曰。大道無爲。無爲卽無有。無有者。不居也。不居者。卽處無形。無形者。不動。不動者。無言也。無言者。卽靜。而無聲。無形。無聲。無形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微妙。是謂至神。綿綿若存。是謂天地之根。道無形無聲。故聖人強爲之形。以一字爲名。天地之道。大以小爲本。多以少爲始。天子以天地爲品。以萬物爲資。功德至大。勢名至

貴。二德之美。與天地配。故不可不軌。大道以爲天下母。老子曰。振窮輔急。卽名生。起利除害。卽功成。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樂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知貴其不言者。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皆其粗也。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



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於諫呼也。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令殊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之。逾篤者。情也。故言之用者。變乎小哉。不言之用者。變乎大哉。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於內。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

以求名也。恩心藏於中。而不違其難也。君子之慚。非正爲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聖人不慙於影。故君子慎其獨也。舍近期遠塞矣。故聖人在上。卽民樂其治。在下卽民慕其意。不忘乎欲利人也。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唱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也。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已也。故說之所勿至者。容貌至焉。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發而成形。形精之至者。可以形接。而不可以照



期。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伎能雖多。不如寡言。害衆者僇。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功之不可爲也。故匠人知爲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哀之效也。精於中。應於外。故所在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老

子曰。人無爲而治。有爲也。卽傷。無爲而治者。爲無爲。爲者不能無爲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人無言。而神有言也。卽傷。無言之神者。載無言。卽傷。有神之神者。文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昔南榮疇耻聖道。獨亡於已。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屯閔條達。勤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是以明照海內。名立後代。智略天地。察分秋毫。譽稱華語。至今不休。所謂名可強立者也。故田者不强。困倉不滿。官御不勵。誠心不精。將



相不强。功烈不成。王侯懈怠。沒世無名。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下藏。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無難。無所不通。夫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怵若有喪。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法。始於不可見。終於不可及。處於不傾之地。積於不盡之倉。載於不竭之府。出令如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開必得

之門。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大人行可說之。政。而人莫不順其命。命順時從。小而致大。命逆卽以善爲害。以成爲敗。夫所謂大丈夫者。內強而外明。內強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無所不覆載。日月無所不照臨。大人以善示民。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天下聽令。如草從風。政失於春。歲星盈縮。不居其常。政失於夏。熒惑逆行。政失於秋。太白不當。出入無常。政失於冬。辰星不效其鄉。■四時先政。鎮星搖蕩。日月見謫。五星悖亂。



彗星出。春政不失。禾黍滋。夏政不失。雨降時。秋  
政不失。民殷昌。冬政不失。國家寧康。豈不效其  
星。盈。盈。不。盈。其。常。如。夫。效。夏。效。秋。效。夫。效  
效。不。是。其。常。天。不。離。合。收。草。收。風。如。夫。效。春。效  
野。輝。凡。民。無。心。不。滿。謂。木。入。以。善。亦。凡。不。變。其  
而。代。即。即。即。收。天。收。代。即。收。日。民。天。收。無。不  
收。以。善。為。善。以。知。為。知。夫。前。謂。夫。夫。春。內。既  
效。而。人。莫。不。則。其。命。即。昔。效。亦。而。效。夫。命。出  
文子卷二終

文子卷三

九守篇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混而為一。寂然清  
澄。重濁為地。精微為天。離而為四時。分而為陰  
陽。精氣為人。粗氣為蟲。剛柔相成。萬物乃生。精  
神本乎天。骨骸根於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  
根。我尚何存。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  
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  
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者死。順者生。故靜



漠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夫精神者所  
受於天也。骨骸者。所稟於地也。故曰道生一。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  
以爲和。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  
二月而脉。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  
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  
形骸已成。五藏乃分。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  
主鼻。膽主口。外爲表。中爲裏。頭圓法天。足方象  
地。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六日。人有四

支五臟九竅三百六十六骨節。天有風雨寒暑。  
人有取與喜怒。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  
肝爲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爲之主。耳目者日  
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  
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天地之  
道。至闕以大。而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  
目。何能久視聽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  
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  
臟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胸腹



充而嗜欲寡。嗜欲寡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聽  
視聰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則氣意  
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  
視無不見。以為無不成。患禍無由入。邪氣不能  
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  
竅者。精神之戶牖。意氣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  
搖於聲色。即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  
休。即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  
由識之矣。故聖人愛而弗越。聖人誠使耳目精

明玄達。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靜而少嗜欲。五  
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乎往世之  
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可足見也。故其出彌遠  
者。其知彌少。言精神不可使外搖也。故五色亂  
目。使不明。五音入耳。使不聰。五味亂口。使口厲  
爽。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搖。好憎  
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夫人所以不  
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也。夫唯無以生  
為者。即所以得長生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



而爲一。能知一。卽无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卽无一之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爲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弗敢極。卽至樂極矣。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哀樂者德之邪。好憎者心之累。喜怒者道之過。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

合德。動則與陽同波。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卽廢。精用而不已。則竭。是以聖人遵之。不敢越也。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無所疏無所親。抱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爲際。與德爲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神則以求無不得也。以爲無不成也。老子曰。輕天下卽神無累。細萬物卽心不惑。齊



死生。卽意不懾。同變化。則明不眩。夫至人倚不  
撓之柱。行無關之途。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  
無往而不遂。無之而不通。屈伸俯仰。抱命不惑。  
而宛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心。夫爲義者。可迫以  
仁。而不可劫以兵。可正以義。不可懸以利。君子  
死義。不可以富貴留也。爲義者。不可以死亡恐  
也。又況於無爲者乎。無爲者。卽無累。無累之人。  
以天下爲影柱。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  
下考世俗之行。乃足以羞也。夫無以天下爲者。

學之建鼓。夫其劫命。夫若然者。可謂道也。  
而守平。而守平。天下而不。夫若然者。可謂道也。  
老子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比之身則賤。故聖  
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益形。禦寒。適情辭  
餘。不貪得。不多積。清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  
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知故。無  
好無憎。是謂大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  
何爲而不成。知養生之和者。卽不可懸以利。通  
內外之符者。不可誘以勢。無外之外至大。無內



之內至貴。能知大貴。何往不遂。  
老子曰。古之為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貪。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為。無益於性者。不以累德。不便於生者。不以滑和。不縱身肆意而制度。可以為天下儀。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有。委萬物不利。豈為貪富貴賤失其性命哉。夫若然者。可謂能體

道矣。

守清

老子曰。人受氣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鼻口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溫也。其情一也。或以死。或以生。或為君子。或為小人。所以為制者異。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人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澄水。以其清且靜也。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者。夫鑒明者。則塵垢弗污也。神清



者嗜欲弗誤也。故心有所至。則神漑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燥藏息矣。此聖人之遊也。故治天下者。必達性命之情。而後可也。  
守貞  
老子曰。夫所為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已。而貪污之心。無由生也。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者也。誠達乎性命之情。仁義乃因附也。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同條達。澹然

無事。勢利不能誘也。聲色不能淫也。辯者不能說也。智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真人之道也。夫生生者不死。化化者不化。不達此道者。雖智統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辭潤金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故聖人不失所守。

守靜

老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所以據德也。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宜。靜不動和。即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躰道



矣。若然者。血脉無鬱滯。五臟無積氣。禍福不能  
矯滑。非譽不能塵垢。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  
才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沉於道乎。夫目察  
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金玉之音  
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有所志。則大有所忘。  
今萬物之來。擢拔吾生。撻取吾精。若泉原也。雖  
欲勿稟。其可得乎。今盆水若清之。經日乃能見  
眉睫。濁之不過一撓。卽不能見方圓也。人之精  
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

老子曰。上聖法天。其次尚賢。其下任臣。任臣者。  
危亡之道也。尚賢者癡惑之原也。法天者治天  
地之道也。虛靜為主。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知虛  
靜之道。乃能終始。故聖人以靜爲治。以動爲亂。  
故曰。勿撓。勿撓。萬物將自清。勿驚。勿駭。萬物將  
自理。天道然也。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爲家。以萬物爲



畜。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卽氣實而志驕。大者用兵侵小。小者倨傲凌下。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是以聖人以道鎮之。執一無爲。而不損冲氣。見小守柔。退而勿有。法於江海。江海不爲。故功名自化。弗強。故能成其王。爲天下牝。故能神不死。自愛。故能成其貴。萬乘之勢。以萬物爲功名。權任至重。不可自輕。自輕則功名不成。夫道大以小成。多以少生。故聖人以道蒞天下。柔弱微妙者。見少也。儉嗇損缺者。見小

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美。天之道。抑高舉下。損有餘。奉不足。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皈之。奉之。聖人卑謙守靜。辭讓者。見下也。處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致其賢。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溢者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暴雨。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地。故不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奢驕。不敢行強梁之氣。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不



故奢驕。故能長久。老子曰。天道極而反。盈而損。日月是也。故聖人日損。而冲氣不散。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卑。好貴而惡賤。衆人爲之。故不能成。執之。故不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爲而成。弗執而得。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冲則正。其盈則覆。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

聞博辯。守以儉。武力勇毅。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弊不新成。老子曰。聖人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能至於無樂也。即無不樂也。無不樂。即至樂極矣。是內樂外。不以外樂內。故有自樂也。即有自志。貴乎天下。所以然者。因天下而爲天下之要也。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故達於心術之論者。即嗜欲好憎外矣。是



故無所喜無所怒。無所樂無所苦。萬物玄同。無非無是。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不待勢而尊。不須財而富。不須力而強。不利貨財。不貪世名。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即三者傷矣。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主者。神從而害。貪饕多欲之人。顛冥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適人之智。位高於世。即精神日耗。以遠久淫而不還。形穢

中距。即無由入矣。是故時有言。忘自失之患。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克。以壯。躁而日耗。以老。是故聖人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浮沉。如此則萬物之化。無不偶也。百事之變。無不應也。

### 守樸

老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乎道。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治其內。不治其外。明白太素。無為而復樸。斂本抱神。以遊天地之根。茫然仿佯塵垢之



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機械智巧。不載於心。審於  
無假。不與物遷。見事之化。而守其宗。心意專於  
內。通達禍福於一。居不知所以。行不知所之。弗  
學而知。弗視而見。弗爲而成。弗治而辯。感而應。  
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影之效。以道  
爲循。有待而然。廓然而虛。清靜而無。以千生爲  
一化。以萬異爲一宗。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  
守太渾之樸。立至精之中。其寢不夢。其智不萌。  
其動無形。其靜無躰。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

無間。役使鬼神。精神之所能登。假於道者也。使  
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日夜無隙。而與物爲春。  
卽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故形有廢。而神未嘗  
化。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化者復  
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故生生者。  
未嘗生其所生者。卽生。化化者未嘗化化。所化  
者卽化。此真人之遊也。純粹之道也。

文子三卷終







